

衆生心與佛心

單培根

衆生心有八識五十爲八識二十一心所，佛一心所。相較之下，衆生的煩惱隨煩惱及不定共三十心所沒有了。佛的八識，轉爲清一色的皆與偏行五別境五善十一心所相應。

心是一聚一聚而起的，衆生心有八聚，以識爲主，即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與之相應而起的心所，五識有三十四，是偏行五，別境五，善十一，貪瞋癡，中隨煩惱二，大隨煩惱八。與意識相應的，五十一心所。與末那識相應的，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等十八心所。與阿賴耶識相應的，五偏行心所。

善與煩惱心所，是相反的，對治的，二者不能同時相應。此識與善心所相應而起時，不能有煩惱心所相應。與煩惱心所相應時，不能與善心所相應。煩惱心所中，也有不能同起，如貪不與瞋相應，疑不與見相應。十小隨煩惱中，起一不能起其餘九心所。故意識雖可與五十一心所相應，而最多只能有二十六心所同起。凡夫之六識，或時與善心所相應，或時與煩惱心所相應，或時與善煩惱心所都不相應，六識是變易無定的。末那識恒常與四煩惱等相應，阿賴耶識唯與偏行心所相應，此二識是常恒不變的。

我們的六識與善心所相應時，煩惱心所不能同時並起，六識是有時與偏行別境善二十一心所相應的。然而此時我們仍舊是凡夫，因爲末那識依然如故，與四煩惱相應，沒有轉變過來。我們也由此可知，凡夫之所以爲凡夫，根本在於末那識之與四煩惱相應。欲超凡入聖，非解脫末那之四煩惱不可。

凡夫的五識，是逐境而生的，無境不能起，其對境是直覺無分別。對境起分別的是由於意識。意識不能直接對外境，乃是隨五識而後起分別，取外境色聲香味觸五欲。意識雖有主動力，亦爲五識所牽，很少能有節制。意識之生，內依意根，意根即是末那，故意識不離末那我執。因之隨外境之緣，有順逆之感，順則生貪，逆則起瞋。煩惱易起，善心難生。招得果報，少在人天，多墮惡道。不能越出欲界五趣之輪迴。戒惡行善，修得人天福報，而有漏無常，不免福盡而墮落。

有人感到人生之痛苦，輪迴之可畏，不欲向外追求五欲之樂，冀圖解脫，以獲內心之安寧。於是用攝心內靜的工夫，收視返聽，入於禪定，求神秘的境界，希望得到美妙自在永久安樂。

在禪定上用工夫，入三摩地，以求離欲解脫，厭下欣上，可以離欲界五趣雜居地，修得初級的禪定，上升生於色界之初禪天，是爲離生喜樂地，這裏離去了男女的污穢之欲，離去了飲食之欲，滿懷善樂。如果感到還不滿意，厭上欣下，進修更勝的禪定，上升有二禪定生喜樂地，三禪離善妙樂地，四禪捨念清淨地。此四禪都屬色界，是有色的。如果感到仍不寂靜，加勝其止息之力，奢摩他偏勝，不復緣色，進入無色界的空無邊處。更進又有識無邊處，無所有處，非想非非想處，思想若有若無了，定力到此，不能再進。色界無色界，以定爲主故爲三摩囉多地，欲界爲非三摩囉多地。欲界之心，隨逐外境而轉，定力則轉而向內。

心，定強識弱，以定爲主，可以說是轉識成定吧！

三摩囉多地的心理改變怎樣呢？煩惱心所因爲定力所壓伏，不能作惡，成爲有覆無記性。瞋和忿恨惱覆嫉慳害及無慚無愧都伏滅不起了，悔眠也不復有了。初禪有三十九心所可相應，而且鼻舌二識也不存在。二禪以上，眼耳身三識也不起，尋伺詮詭都無，只有三十五心所了。

禪定至第四禪有分歧的道路。捨色界而入無色界是一條，上至非想非非想處而極，不能再解脫。另一條是不離色界，內伏其心，進入無想，意識也不起了。無想定唯有末那阿賴耶二識十八心所。三摩地的心理改變，只改變六識，甚至可以六識都不起。而第七識依舊不變，仍與四煩惱等相應，禪定對於第七識相應煩惱，是無能爲力的。而且第四靜慮之後，進入無色界定，奢摩他極微，已不能起作用。至於無想定，唯存末那相應煩惱，善心所不復有生起，此爲尤壞的狀態。因此，佛教認爲這是一條極錯誤的道路，走入了死苟術，告誡學佛之人，不要盲目走入，自誤不淺。

六識可與善心所等相應，如佛之爲二十一心所，唯末那仍與煩惱相應，故依然是凡夫衆生。末那無始以來，一類相續，其我執是一我。生死輪迴之根本，在於吾我之執，這是極明顯了。不但末那有我執，意識也有我執。末那相應之煩惱雖有四，而唯爲我執。生死輪迴的根本，在於吾我之執，這是極明顯了。不但末那有我執，意識也有我執。末那無始以來，一類相續，其我執是與生俱有的。意識有分別，故既有與生俱有的我執，又有分別而起的我執。見是慧，我見是邪慧。有道德有智慧的人，亦能覺知我執之爲害，要提倡大公無私。甚至爲了人羣共同的利益，而不惜犧牲小我，捨己爲人。然世間之無我，終不能徹底，捨一己之自我，爲公衆之人我，破現前無常之小我，求背後永存之大我。

意識之俱生我見；難以拋却。即令用定力消滅意識，與意識相應之我見隨之亦不存在，而末那之我見，仍安然不動。這是生死輪迴之根本，最爲頑固的堡壘，怎樣破除此頑固的堡壘呢？

我們知道，六識之所以有變易，是由於自內相應的心所有善與煩惱敵對的兩方，互不相容，彼此對治。末那則僅煩惱一方，獨霸無與相爭，故永恒無有變易。既然他自己不能改變，今欲求攻破此堡壘，只能借助於末那以外的力了。我們又知道，五識之所以爲善爲煩惱，由於意識之力，今欲改變末那之我執，豈不也唯有依靠意識之力嗎？末那所執唯是一我，意識也有我執，針對之治，唯有用無我正見。徹底的無我正見，必須用強有力的決擇慧，與無癡相應，對我執作出正確的決擇，才能產生。捨此以外，是別無他途的。意識若能知世間之苦，聽聞佛說緣起正法，驚覺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悟吾我之不可得，不復別求有真實之我。努力與我執背道而馳，漸漸脫離一向來末那我執之羈牽。增強無我正見之力，返過來影响末那，方能使末那之我執堡壘亦被攻破，始不與我見相應，而且也與善心所等相應。第八識原來是藏有漏種子的，唯與徧行心所相應，屬無記性。經過如此熏習熏習，第八識中無復存有漏種子，轉而爲滿藏無漏種子，其現行也自然轉而爲與善等二十一心所相應，變無記性而爲善性了。轉凡爲聖，主要在於無我正見之力，此即是智。成佛之後，即以正智爲主導，成爲四智相應心品，故曰轉識成智。

人之所以得解脫，成佛道，要在依靠意識之力，使意識與無我正見相應，以改變末那之我執。如果不用意識的分別決擇慧之力，皂白不分，一味消滅分別，務令意識亦不起，無念無想。最後剩下的唯是不可知之第八識，與無始來一貫執我之末那識。此末那識一味相續，恒而且明，一我之外，別無其他。如果認爲此是本來面目，此真是凡夫的本來面目。